

女医药代表

野玉丫头

一个备受争议却充满诱惑的职业
一个初出茅庐毫无人生经验的女孩
一段坎坷起伏撼人心魄的职场奋斗路

女医药代表



野玉丫头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医药代表/野玉丫头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9. 5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207 - 1

I. 女… II. 野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60433 号

- 书 名 女医药代表
作 者 野玉丫头
责任编辑 胡小河
文字编辑 刘红梅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168 × 235 毫米 1/16
印 张 17
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,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207 - 1
定 价 22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卷 心中的牵挂 / 1

她的名字叫单纯,但从十八岁的那个夏天起,她的世界就注定了不再单纯。

第二卷 广州一梦 / 13

城市这么大,何处才是她的容身之所?漫漫长路,哪里才是她的希望?

第三卷 浪漫城市不浪漫 / 33

如果风儿真的可以带走我的悲伤,那么,我的幸福又在何方?

第四卷 迷茫与彷徨 / 67

有人说海平线象征着超越,超越困苦,超越自我,超越那条海平线之后就会是一个新的世界。



第五卷 寸心炼成钢 / 115

生活就像一条疯狗，时不时地会咬你一口，让你死又死不了，活着又受罪。

第六卷 千娇百媚下火场 / 167

世界上最惨的事，莫过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碎了，还得动手把它拼凑起来。

第七卷 叱咤风云，繁华一梦 / 227

世界上有几个女人敢把脆弱当成坚强？那一夜疾来的风和雨，吹落了满园的芬芳。谁说女子不如儿郎？谁说柔胜不了刚？她也曾一枝山花笑烂漫，转身叱咤九天上……

后 记 / 266





第一卷 心中的牵挂

她的名字叫单纯，但从十八岁的那个夏天起，她的世界就注定了不再单纯。





1·手心手背

那天中午，单家为了姐弟俩下学期学费的事在饭桌上吵翻了天。

“姐，我去打工，供你读书。”单子嘉突然看着单纯坚定地说道。

“子嘉，你……你刚才说什么？”单纯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愣愣地看着弟弟，插在菜里的筷子都忘了收回。

“我说我要供你读完大学。”单子嘉再次说出自己的想法。

单纯把筷子往桌上一丢，严肃地道：“不行，你还这么小……还是我去打工吧，姐是老大，要打工也应该姐去。”

“姐，你听我的吧。下半年你就要上大二了，再有三年就毕业了。你和我不同，你从小读书就很用功，好不容易考上重点大学了，怎么能说不上就不上呢？而我呢，本来就不爱读书，要是再让你为了我放弃学业，你叫我怎么安心？而且，作为这个家里目前唯一的男人，我应该担负起这份责任，我有义务照顾妈妈和你。”单子嘉的语气异常坚定，与他平日里嬉皮笑脸的形象很不符。

“不行……”单纯使劲地摇着头，刚开口就被单妈妈打断了。

“都别说了！纯纯，你跟妈妈来。”单妈妈向单纯使了个眼色，便往她的卧室走去。

进了房间，关好门，妈妈便开门见山地对她说：“纯纯，妈平日里对你怎么样？”

单纯被妈妈的神态语气弄得莫名其妙，睁大了眼睛望着妈妈，不假思索地答道：“好啊！”

单妈妈的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，像断了线的珠子。单纯顿时慌了手脚，眼睛一红，竟也跟着哭了起来，边哭边问：“妈妈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又有什么债主来逼债了？有什么事你说啊，有什么事我们一起商量啊。”

“纯纯，是妈妈没用，没能力挣钱供你们姐弟俩上学，是妈妈不好。妈只求你一件事，别让你弟弟失学，成吗？”单妈妈早已哭成了个泪人。





单纯的心猛地一颤。

妈妈说什么？不能让弟弟失学？言下之意就是让她去打工了？

原来，在妈妈的心中终究还是爱弟弟多一点儿。

其实，就算妈妈不求她，她也决不会让弟弟失学的。只是，当这话从妈妈嘴中说出来时，她的心里为什么那么酸呢？

单妈妈一边用手抹着泪一边从指缝中偷偷地打量着单纯的反应，见单纯半天没吱声，不由得又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“纯纯，你别怪妈妈心狠。如果……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妈……妈……也决不会让你……让你……你知道，为了你们两个的学费，妈四处借钱，只差向人下跪了。可是，没用啊……没人愿意借啊！真应了那句老话，富在深山有远亲，穷在闹市无人问啊！”

“妈，你别说了。我都明白。我是老大，本就应该担起这份责任……”单纯一想到自己将离开美丽的校园就悲从中来，忍不住眼泪又掉了下来。

“妈知道委屈了你。可是……你弟弟毕竟是个男孩子啊。现在这个社会，满大街的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，他要是再不读个大学，以后可怎么生存啊？好在你是女孩，将来工作实在不顺利的话，还可以找个好人家嫁了，这不是还有一条出路吗？”

“妈——”单纯打断了妈妈的唠叨，“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你不用再说了，给我准备两百块钱吧，我明天就去广州找工作。”单纯说完转身就出了房间。她心里堵得慌，需要好好冷静一下。



2. 最后的告白

列车在轨道上飞驰，临窗而坐的单纯静静地看着窗外急速倒退的田野，思绪却飞得很远，很远……

小时候，她很疯，一天到晚不着家。有时候她还带着弟弟一起疯，弄得弟弟身上经常被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回家后她免不了要挨一顿臭骂。为此她开始讨厌弟弟，总是想着法儿甩开他，一个人去找其他小朋友玩，可是弟弟却总



能找到她，然后就像一个小跟屁虫紧跟在她身后，寸步不离。

那时候妈妈很美丽也很温柔，她总是会做很多好吃的点心给他们。爸爸虽然为了生意上的事很少回家，但是，只要他出差回来，就会给她和弟弟带很多漂亮的衣服和玩具。也许每个家庭都是男孩亲妈妈、女孩亲爸爸吧，单纯最喜欢爸爸，只要爸爸在家，她晚上洗完脚后就不愿意穿鞋子，去哪儿都要爸爸抱着，而爸爸从来不曾拒绝过她的这一要求。

那时候，爸爸在她心中就像一座很高很高的山，雄伟、稳重又有安全感。哪知山也有说塌就塌的时候，一切来得那么突然，以至于单纯到现在都不相信这是事实。

“爸爸，我恨你！”

心中一痛，单纯像瞬间失去了所有力气般将额头靠在了玻璃窗上，眉头微蹙，双眼紧闭，下一秒，一行清泪已顺着脸颊滑了下来。

爱之深，恨之切。她曾经以为他是世界上最好最伟大的爸爸，她甚至说过，要嫁就嫁爸爸这样的男人，谁知……到了后来，他吃、喝、嫖、赌、骗样样都干。

正因为单纯曾经对爸爸的无比信任，才有今日这般的痛彻心扉。

为什么？老天爷，你为什么夺走我的幸福？她在心中一遍一遍地呐喊。

昨天她还是衣食无忧的小公主，今天摆在她面前的却是负债累累。

从今往后，就只有她一个人了吗？

摸着口袋里的一百六十块钱，单纯万分沮丧，这些钱还没有她以前一周的生活费多。这么点儿钱，得紧着花啊，不然的话，工作还没找着，就先饿死街头了。

可即便是这么点儿钱，也是妈妈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目前家里的状况她很清楚，是真没钱了。

爸爸出事后，他的生意伙伴、酒楼的合伙人竟然把酒楼里所有的流动资金都卷走了，并且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接着，就有大批大批的债主找上门来，有的是供货商，有的是装修公司的人，更离谱的竟然还有当地的地痞流氓来要赌债。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母子三人一个也得罪不起，只得想办法凑钱。为了还债，家里但凡值钱点儿的东西能卖的都卖了，可钱还是不够。听妈妈说，至少还欠人家二十几万，这对单纯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。她甚至不知道二十几万究竟是





个什么概念，她只知道那是一笔很大很大的钱，而且，有可能她一辈子都还不了。

大朵大朵的白云从天空飘过，她望着那些云朵，用一种十八年中从未有过的眼神出神地盯着看。原来，云朵是这么的飘逸、透明、干净，好让人羡慕啊！

遥远的天边飞过一群麻雀，唧唧喳喳，好不快活。单纯虽听不懂它们的叫声，但是打心底里觉得它们是那么的幸福。鸟儿们飞吧，尽情地飞吧——

在命运面前，人显得是那么渺小，有时候竟连一只小小的麻雀都不如，实在可悲！

都说人定胜天，可是她拿什么去胜天呢？被父母宠惯了的她，什么都不会做。而且她大学也没毕业，可以说既没学历又没背景更没有什么能力，这样的她，拿什么去挑起家里的重担呢？她连自己究竟要找什么样的工作都不知道，真是前途迷茫啊！

怎么办呢？她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？唉，看来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，但愿一切就像爸爸以前常说的那样：船到桥头自然直。

这也许有点儿自欺欺人，但事到如今，她不这么想又能怎样呢？

晚上六点多，火车抵达蓝城站。

在去广州前，她必须回一趟学校，妈妈叫她去办休学手续。还有三天就是开学的日子了，学校已陆陆续续来了好多人。第二天她办好手续后径直来到了男生宿舍楼下，久久地徘徊。

他回学校了吗？

应该回来了吧，放假前他说过他会提前回来的。

该见他吗？

可是，见了又如何？明天就要分离，见面不过是徒增伤悲而已。

偷偷地喜欢了他一年，总以为来日方长，不急着表白，这下好了，表白也没用了。

算了，不见了吧。

可是，就这么走了你真的甘心吗？

这一走，再见面就难了，若是错过了这次机会，一定会后悔一辈子。

罢了，还是见一面吧，至少要让他知道自己的心意啊！哪怕注定了没有结果，但只要说出来，心里兴许能好过些，将来也就没了遗憾。

她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旁边的电话亭，心里的紧张让拿起话筒的手都禁不住微微颤抖起来。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心一狠，拨出了那串熟悉的号码。

“喂！”电话里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，是他的室友小马。幸好不是他，不然单纯都不知道怎么开口。

“你好，请问孟云飞在吗？”单纯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“他不在，出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找他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是单纯……”

“噢，是你小子啊！回学校了？上来玩吧！”宿舍的人都因为云飞的关系和单纯很熟，也许就是因为太熟了，他们从没把她当女生看，总是一口一个“小子”。真让人哭笑不得。

“不了。我找云飞有事，他要是回来了，你让他到老地方找我，就说……就说他要是不来的话，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”说完单纯就匆匆地挂了电话。她害怕小马问起原因。有些事，她只想对云飞一个人说。

晚上八点。

单纯已经在麦当劳等了三个多钟头了，而云飞却迟迟未到。

单纯的目光频频往门口看去。怎么还没来呢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吓吓吓，乌鸦嘴！云飞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

单纯正低头埋怨着自己，一双白色的球鞋映入她的眼中。是他吗？单纯惊喜地抬头看去。两个月不见，他更帅气了，好像还长高了不少。十八九岁的男生可真恐怖，个头长得飞快。

“你来了！那个啥……你坐吧……”单纯语无伦次地道。单纯啊单纯，你慌什么？怎么这么没出息呢？一见到他，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。

云飞见状不禁笑了起来，一边坐下一边笑道：“对不起，来晚了。今天去图书城了。听说你下午四点钟就去宿舍找我了，等很久了吧？”

“没有啊！学校有点儿事，我也刚到。”单纯尽量使自己看起来自然一点儿，以免被他看出破绽。一直以来她就是这么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，生怕让他心里产生哪怕一点点的愧疚。

“吃饭了吗？”云飞笑问。他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，很可爱。

“没有。”单纯迟疑地回答着，心里却在盘算着该怎么和他开口。

“现在都几点了？你还不吃饭！要我怎么说你呢？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总像





个男生，这么不爱护自己，到时把胃饿出毛病来，天天捧着个肚子，哈哈……可就真成东施效颦了。”云飞并没有看出什么异样，还像往常一样和单纯开着玩笑。

“云飞——”单纯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。

“好了，不和你开玩笑。说吧，想吃什么？我请你。是麦辣鸡翅还是汉堡？”云飞忽然一本正经地问道。

“我……我今天不想吃麦当劳，我……我想喝酒！”单纯怯怯地看着云飞。

“喝酒？你会喝吗？”

单纯的脸上不由一红，答案显而易见。

“不过这倒是个好提议，我们这么久没见了，是该喝酒庆贺一下。走吧，我们去学校门前那家川菜馆。”云飞说罢，拉起单纯的手就往外走。

被他握住的一刹那，单纯感觉有一道电流从身体穿过，手心里紧张得直冒汗，心里却甜滋滋的。

到了川菜馆，要了一个小包厢，点了一个龙虾、一个回锅肉、一个炒油渣子外加四瓶雪津啤酒。

“服务员，麻烦你叫厨房快点儿啊！我朋友到现在还没吃饭呢！对了，先给我朋友来个炒粉，可不能空腹喝酒。”云飞冲服务员的背影叫道。

“你太破费了，在大厅就好了。要什么包厢啊？浪费钱！”单纯小声地埋怨着他。

云飞向她眨了眨眼，吐了吐舌头，笑呵呵地道：“无所谓啦。顶多到时没钱付账就把你押这儿呗。”

“讨厌！你怎么总是这么没个正经。人家有正事和你说。”想起来找他的目的，单纯脸上的笑意便渐渐淡去。

“对了，你怎么和小马说我要是不来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呢？你这小子，开什么玩笑？”云飞边说边轻轻地捶了她一拳。

这边云飞还在笑着，那边单纯的脸上却已经多云转雨了。情绪酝酿到一定时候终于暴发出来，单纯不哭则已，一哭则大有惊天地泣鬼神之势，那眼泪稀里哗啦地直往下掉，想止都止不住，狼狈至极。这下可把云飞吓傻了，他手无措地从纸巾袋里抽了片纸巾给单纯递过去，关切地问道：“这是怎么了？我说错了什么吗？你别这样啊！有什么事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啊！”

“没用的……你帮不了我……谁也帮不了我……连老天也帮不了我！”其实她也不想云飞面前哭成这个样子，可是，只要一见到他，心里头所有的委屈便一股脑儿地往外涌，想不哭都不行啊。她接过纸巾，胡乱地在脸上擦着。

“到底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哥帮你揍他去！”云飞又抽了一张纸巾，帮着擦掉她腮边的泪。当他的指尖无意间触及她冰冷的泪珠时，心中竟有万般不忍。这冰凉的泪水如醍醐灌顶般让他猛然间惊觉，原来眼前这个被自己叫了一年“小子”的家伙终究是个女孩子，是女孩就爱哭。其实细看之下，单纯长得还是挺清秀的，活脱脱一个小美女，怎么自己从来就没把她当女孩呢？

直到菜都上齐了单纯还在哭，越安慰，她越哭，云飞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，只能在旁边干着急。

又过了N秒，单纯终于哭够了，一声一声地抽泣着，云飞赶紧帮她夹了半碗炒粉递过去，说：“好好的一个薛宝钗怎么硬是让你哭成林黛玉了呢？累了吧？快吃粉吧！”

单纯一听这话忍俊不禁地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云飞大叫：“笑了就好！快吃吧，你今天可真够折腾的。”

他话里的关怀之情让单纯心中一甜，她羞赧地低下了头，接过碗吃了起来。

云飞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样子，不禁又是一笑。这丫头啊，看来真是饿坏了！

“我明天就要走了。”单纯含着满口的粉丝说道。

“走？到哪里啊？”云飞睁大了眼睛看着她问。

“我休学了。要去广州找工作。”单纯努力向他挤出了一丝笑容，但这笑容比哭还难看。

“啊？”云飞张大了嘴看着她，一脸的不可思议。

“我说我要去广州了！听明白了吗？别愣着啊，你也吃啊……这菜……挺好吃的，吃吧！”单纯故作轻松地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云飞显然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实。

“我爸爸被警察抓走了……他们说他们犯了诈骗罪……爸爸的生意也垮了……我们家没钱供我读书了。”单纯抽噎着将事情告诉了云飞。也许人悲伤到极点之后反而会变得坚强，她此时的思维倒是很清晰，脸上的表情也逐渐趋于平静。

“你爸爸……他还好吗？”云飞小心地问道。





“能好到哪儿去？算了，说点儿别的吧。”单纯不想再提起爸爸，那是她心中的一道伤，一提就痛。

“那个……你是因为没钱才休学的吗？这个好办啊，我借给你。这样，你就不用走了吧？”云飞识趣地转移话题。

“你哪有那么多钱啊？”单纯吃惊地问。

“我找我爸要啊，他准能答应。你要是愿意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，怎么样？”云飞一想到单纯可以不用走了，心里就乐开了花。

“别，还是算了吧。”单纯放下筷子，黯然地垂下了头。

“不要紧的，我爸爸很疼我的……真的，现在就叫他把钱打到我卡上。”云飞说着就掏出手机要打电话。

单纯急忙按住他的手，道：“不！别打。没用的，你帮不了我，我已经休学了，而且，就算你能帮得了我，可你能帮我养得起我全家吗？现在我肩上扛的可不是我一个人啊！你想得太简单了。”

云飞的脸色顿时一黯，握着手机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，整个人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软绵绵地靠在椅子上，喃喃地道：“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”

单纯再次垂下了头，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。

这个问题她也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，可惜到现在为止她也没找到别的答案。

“非走不可吗？”云飞的眼中泛起了泪花。

“非走不可。”单纯痛苦地闭上眼，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她不想让自己的泪水再一次在他面前泛滥。单纯知道自己哭起来时有多丑，为了给他留个好印象，她可不能再丢一次脸。

“在哪儿工作不是工作，你就不能留在这个城市吗？”云飞眼中闪过一线希望。

单纯苦笑一笑，摇着头道：“留在这里只会让我心里更难受，而且，广州的机会也多些……”

云飞终于无法再抑制自己内心的悲愤，嘭的一声，右手重重地捶在桌子上，震得桌上的碗筷叮当作响。他砸在桌上的拳头越捏越紧，捏得那关节噼啪直响。

单纯被他吓了一跳，吃惊地看着云飞，愣了半晌才讷讷地说：“没事啊！我们有缘的话以后一定还会再见面的。喝酒吧！来，今朝有酒今朝醉——”她一边说着一边倒了两杯酒，一杯放在云飞面前，一杯高高举起，然后颇为豪爽

地看着云飞。

云飞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用力地甩了甩头，然后端起了桌上的酒，“好！让我们一醉解千愁，今天不醉不休！干杯——”

二人的酒杯当的一声碰在了一起。似乎所有的愁闷都随着当的一声而消逝，两个人默契十足地抬头，含笑而视，同时将第一杯酒喝进了腹中。

这是单纯第一次喝酒，而且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喝，单纯突然觉得自己还是挺幸福的。

一杯接一杯，两个人喝完了那四瓶又叫了半打，直喝到双双趴在桌上再也起不来。

单纯没什么酒量，初次喝啤酒也没觉出这酒的味道来，只是一个劲儿地皱着眉头往嘴里灌，喝了两瓶就吐得稀里哗啦的，吐完再喝，喝完再吐，喝到第四瓶就醉得不省人事了。

当她再次睁开眼时，已是次日凌晨。

她半睁着惺忪的双眼，迷迷糊糊地打量着四周。

这是哪里啊？身上怎么这样酸痛？

啊——下一秒，单纯惊得几乎就要尖叫出声来，天啊，紧紧地抱着她的是谁？

她立刻被眼前的景象吓醒了。冷静下来后，她坐起身一看，这不是云飞吗？

怎么回事啊？
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
怎么他会和自己躺在同一张床上呢？

难道说，自己已经和他……

不会的！虽然自己很喜欢他，但是从来没想过要和他发生这种事情啊！

天啊，谁来告诉她，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单纯不敢再想下去，用力地摇了摇头，试图让自己再清醒点儿，然后重新看了一下房间。嗯，看摆设，应该是在某家酒店的房间，奇怪了，是谁带她来这里的呢？云飞吗？她隐约记得昨天他好像也喝了很多酒，而且在她之前就已经喝趴下了啊！那到底是谁送他们到这里的呢？真是怪事！

不过，好在两个人的衣服都完好无损，看样子只是和着衣服抱在一起睡了一晚而已。





还好，还好，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就好！

心中的大石头终于放下，单纯心中一宽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再次看向云飞熟睡的脸，不禁莞尔一笑。这家伙，睡觉的样子可真像个孩子！

他的睫毛很长，像个洋娃娃。真可爱！她好想摸一摸，手伸到一半却又停在了半空，他睡得多安稳啊，她不忍扰了他的好梦。

这样的感觉真好，就好像新婚的夫妇，新娘子在清晨幽幽地醒来，然后深情地看着熟睡中的丈夫，一脸的幸福。

呀！单纯啊单纯，亏你还叫单纯呢，思想怎么可以这么色啊！羞死人了！

单纯秀气的脸上立时飞起两片红云。

也好，就这样静静地陪他一会儿，然后再悄悄地离去，这未尝不是最好的告别方式。总比两个人在车站哭哭啼啼的好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转眼就到了七点。单纯买的是八点三十分的火车票，现在回学校拿东西再赶往车站应该还来得及。可她看着眼前自己深爱的人，却怎么也不舍离去。

别了，亲爱的朋友。

别了，我的……云飞。

到了广州，我就得开始为了家人去努力打拼了，为我加油吧！

从此，我们的距离将越来越远。你是学校的高材生，将来可能还会再读研读博甚至出国留学，总之一定是前程似锦。而我呢，连自己的明天在哪里都不知道，我们注定不是同路人！

朋友，你一定要幸福！

也许，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可是，我会永远记得有你这样一个朋友——第一个和我称兄道弟的男生，第一个说我长得丑的男生，第一个帮我洗头的男生，第一个陪我喝酒的男生，第一个……让我爱上的男生。

也许，多年后我也会再爱上别的男子，也许，多年后我也会嫁给别的男子。可是，亲爱的，你永远在我心底最深处，永远……